

编者按

若想用一句接地气的话点评四川,必非“少不入川,老不离蜀”莫属。这句话寥寥数字,涵义宽广,不露声色地将人们对四川爱恨交织的情感暴露无遗,却又文质彬彬地为略显夸张的赞美填补上了朴素的神秘底色。

至于那些老生常谈般的“沃野千里,水系发达,物产富饶,人杰地灵”等等宽泛描述,与之相比之下,则层次较低,“窄”色良多。为何如此?

“少不入川”用最直白的话,告诫少年人,年轻时,当立志事业,不要迷恋四川的山水秀色,更不要迷恋四川女子的乖巧玲珑,如若不然,贪图歌舞升平的安逸享乐定会玩物丧志,最终一事无成。规劝少年人的四个字背后,隐藏着对四川不得不失之交臂的无奈。

“老不离蜀”则道出年老后,成都平原的气候温润如春,正是养老康养的绝佳胜地,此时离开四川,无疑错失明山秀水宝地,是为人生最大的遗憾。这四个字,在对四川必欲得之而后快中,夹杂着阿谀奉承之能事,饱含着复杂的羡慕嫉妒恨的向往之情。

试问,还有更精妙的寥寥数字,能做到这样既爱且恨、精神恐惧与情感贪婪并存的神来之赞吗?

以时间作为“宽窄”尺度来衡量,四川的名气太“窄”不过千年,而天府、蜀、成都的名气则“宽”得多,至少两千年以上。所以,“少不入川”的出现,在时间宽度上应该大大“窄”于千年。

“少不入川”与“天府之国” 立存的宽窄辩证

“少不入川”语句虽窄短意义却显宽长。尽管“少不入川,老不离蜀”如雷贯耳,足令寰宇震动,举国侧目。但我并不深信,因其来源无据,遍查各类典籍,俱无出处。有学者以民谣民俗为其正名,我深怀疑之。

它于何时出现在天府之国,又何时口头相传流行开来,并重度影响国人对四川的直观印象,不得而知。它就像迷一样地灌输进来,神秘出现在大众的脑袋瓜子里,并持久左右着川人自豪的乡土情怀,有一丝癫狂,有一丝自满。

既称之为入川,自然在“四川”登大雅之堂之后。而四川的名气,显然位居天府、蜀、成都之后。

从“四川”一词的词义宽窄程度的演变历程来看,其首次出现于北宋真宗咸平年间。四川地区主要由成都为中心的益州路、三台为中心的梓州路、广元为中心的利州路、奉节为中心的夔州路四个部分组成。合称“川峡四路”,简称“四川路”。彼时,路为行政区划的一种,四川路包含现在的重庆地区,不包括现在的甘孜、阿坝、凉山和攀枝花。泛指四川盆地一带。

元朝时,川峡四路合并为一个行省,并取名四川行省,四川省由此正名。1955年,废西康称省,西康地区金沙江以东划归四

川。1997年,重庆地区划出,成立直辖市。四川省名称保持不变。想想,我们现在仍基本沿用元朝的行政规划制度,是多么不可思议。

“天府”一词,最早见于《周礼》,“掌祖庙之守藏,与其禁令。凡国之玉镇、大宝藏器焉,若有大祭大丧,则出而陈之,既事而藏之”,本为一种官职,专门保管国家珍宝、库藏的官吏,后人用于比喻自然条件优越,形势险固,物产富饶的地方。

历史上最早称四川(古称益州)为“天府”出自诸葛亮的《隆中对》:“益州险塞,沃野千里,天府之地,高祖因之,以成帝业。”汉代的益州包括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。后逐渐成为单指四川盆地的代名词。

“蜀国”一词,则来源于古蜀国,经原始氏族部落,并由蜀部鱼凫氏建立第一个蜀国开始,共十三位君王,历七百二十九年。及至221年,刘备成都称帝,国号“汉”,魏蜀吴三足鼎立三分天下。经《三国演义》的渲染,蜀国名气逐渐上升。

“成都”一词,据《太平寰宇记》载,是借用西周建都的历史经过,“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,一年成邑,三年成都,因之名曰成都”。

天府之国,物产富饶。这是耳熟能详

的评价,从古至今,无人疑惑它的真实性。

撇开天府之国曾指代的汉中平原不说,并将现今的川西高原和川西南山地划开,单看四川盆地。公元前256~251年,自秦朝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后,成都平原成了“水旱从人,不知饥馑”的天府之土。成都平原成了中国历史上农业和手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地区,为主要粮食供给基地和赋税的主要来源。

君可见,公元前316年,蜀国的属国苴国联合巴国进攻蜀国。由于进攻失败,转向秦国借兵。原本不知道进攻蜀国路线的秦惠文王大喜,随后借蜀国开拓的本用于攻打汉中苴国的金牛道,出兵攻打蜀国后,顺道灭了苴国和巴国。

都江堰建成于秦国灭巴、蜀国的50年后。成都平原并没有保持这50年的和平,因为秦国一直处于与六国交战中。作为秦国的属地,成都平原必然要为秦国输送粮食和兵力,无法保持富庶状态。

对于农耕社会来说,水利灌溉技术的提高,必须还得依赖人口的增长,才能实现农业产出的增加。但秦朝的人口,因为连年战争,消耗过大,明显下降。

公元前256年至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统一天下,秦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,及至公元前207年,秦朝灭亡,秦朝人口从约2500万~3000万下降到汉初1300万。

从公元前316年~前207年期间,成都平原即便没有饱受战火摧残,但人口尤其是壮年劳动力,绝对是大幅度减少的。因此,物产更谈不上富饶。

西汉建立后,经休养生息。此刻成都平原的财富一定是多年才逐渐累积而成,因为人口逐渐恢复至少需要三四代人的时间,及至到了三国蜀国被灭时,连年征战,又让成都平原的财富几乎消耗殆尽。

如果以经济作为“宽窄”尺度来横向比较,成都平原的经济总量一定是大大“窄”于中原地区的。这可以从刘禅的“乐不思蜀”中看出端倪。连职业要家刘禅都赞不绝口,并不思故土,可见洛阳的物产富庶,民间杂耍技艺,娱乐氛围,均不在蜀国之下。

而两晋南北朝时期,成都平原依然谈不上富庶,属于财富恢复期。因为成都平原

的东西南北均有高山阻隔,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。但地势险要是枚双刃剑,别人打不进来,你也打不出去。大家就此安好,握手言和,平安无事。交完税,税完睡觉生娃。

所以当年,雄才大略的诸葛亮主政蜀国时,两出祁山北伐(演义记载为六出),均无功而返。险峻的山势,让诸葛亮也是空余恨。当初看中川西富饶、民风淳朴、易守难攻,结果却同样为绵延的大山折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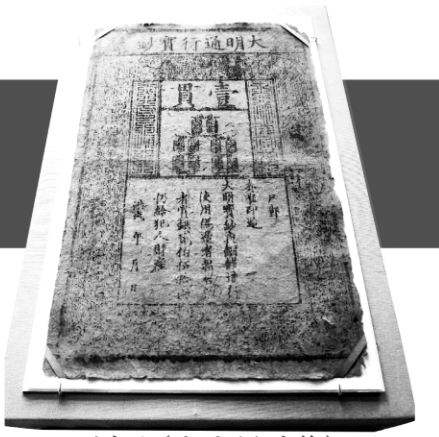
在冷兵器时代,地势险要对国家安定功不可没。唐朝有两位皇帝为避乱,先后都避入成都。据险可守,如无内乱,则财富可以聚集,可保人民安居乐业。同时,逃难的皇帝,会带去大量的随从和难民,补充四川人口,成都平原应该是战乱的受益者。盛唐之下的成都平原,应该是歌舞升平,物产富饶,商贾云集。



诸葛亮的《隆中对》把四川称为“天府”

交子的出现,让四川从盆地之窄走向勇于创新、敢于创新精神之宽。

宽窄分水岭:交子的宽度取代盆地窄路



四川交子(大明通行宝钞)

到了宋朝,成都平原继续保持经济的繁荣,如无意外,至少已名列全国前列。即使没有统计数据佐证,但我们仍然可以下此断语,为何如此肯定?

因为,北宋仁宗天圣元年,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成都诞生并发行。由于铁钱过重,流通不便,成都16户富商,为印造发行并经营铜钱与交子兑换业务。公元1023年,政府设交子务,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,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,准备金率为28%。这已是现代金融业的存款准备金制

度的雏形。看看四川人多厉害,现代银行玩的伎俩,人家1000年前就玩上了。

成都的民间金融开展得如火如荼。成都交子的出现,充分地反映了四川人勇于创新、敢于创新的精神。也印证了,成都的经济发展水平走出盆地窄路,走向了宽阔大道,因为金融的发达程度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第一证据。

因此,假如在北宋时入川,必然会享受成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便利,实现个人财富的快速积累。这个时候,社会应该是鼓励有志青年“少要入川”,而不是“少不入川”。因为经济资源都会主动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。由此,“少不入川”不可能出现在两宋。

同时,北宋的户籍制度是最开明的户

籍制度。宋王朝采用秦汉时已有的市籍制度,用“坊郭户”与“乡村户”取代了唐朝的“良民”与“贱民”制度。坊郭户与乡村户,类似当今的城镇户和农村户口,是城市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,也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表现。它以是否在当地有财产作为制定户籍和划分主户、客户的主要依据。提醒一下,财产的概念远大于当今的房产概念,可见宋朝的政治开明。

宋朝自由的户籍制度,促进了社会人口的流动,而流动人口又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。它是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开明治国。到底有多自由呢?当地居住满一年,即可当地落户。这是多么的进步和自由。比如今的积分入户、社保

缴纳入户先进不知多少倍!

同时,对那些生活困难的城市浮民,政府通常会进行劝返,遵从自愿的原则,不仅给予基本的衣食救济,还减免税收,发送生产资料,比如耕牛、种子、农具等。如本人不愿返乡种地则就地安置。

由此可见,成都平原必然是宋朝吸引流动人口最多的地方。此时,“少不入川”的规劝没有生存的土壤。反观秦汉至隋唐的户籍制度,可见管理者均非常重视人口,但他们均强调对人口的严格控制,严格控制的重大危害就是,扼杀了流动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。简单点说,你想入川?没门!不让你入川。

但宋朝人口大迁徙,主要源于宋朝对西夏的战争。1162年,川峡四路人口200万

户,而夔州路(川峡四路之一)仅增加14万户,成都平原增加户数无详细数据。

极有可能的仍然是,地势险要阻断了少年人追梦成都的理想。因为,唐朝诗人李白的名句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”早已家喻户晓。传播至宋朝,举国皆知四川游定会极其艰难。就如杜甫,公元759年冬天,经陇右(今甘肃南部)辗转来到成都,765年离开时,也选择走水路,经三峡流落荆、湘等地,没有按原路返回。

人类决策时,有一个规律,即我们总是优先选择那些最容易、最简单、最便捷的方案和方法。人口大迁徙,仍然遵从这一社会规律。当蜀道难于上青天时,人们自然会避开门槛高的成都平原,而选择其他门槛低的迁徙方向。



1911年爆发四川保路运动

“朝出暮入,作息之道互知”限制川人精神由窄向宽的迈进。保路运动体现了川人爱国、渴望独立的精神。

“少不入川”宽窄论

话说四川盆地的几座大山都是何方神圣,将成都平原保护得严丝合缝?君可见,四川盆地为中国四大盆地之一,既为四大之一,当然所围之山也非娇弱体态者能围住。它由青藏高原、大巴山、巫山、大娄山、云贵高原环绕而成。崇山峻岭在护驾盆地免受刀兵之乱时,也闭塞了信息和人员的流动。

这是一个至今无法回避的现实。地理局限的制约,直到21世纪都没能打破。2018年12月31日,雅康高速通车,才实现了四川高速从平原到高原的跨越。但至今,四川仍有许多偏远地方没有高速公路,地域限制仍是边远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。

今人在四川游山玩水之际,总是为四川盆地的气候着迷。四川盆地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,令四川水系发达,山川朗润,气候温润。这样的气候,把川妹子滋润得如出水芙蓉,秀外慧中。不贪图川妹子的女色,毕竟也是“少不入川”的谆谆告诫之一。但这条规劝,放之四海而

皆准,不贪念美色全国各地有效。

为什么说,两宋以后,少不入川几无可能,更趋艰难呢?

一是和平时时期,严苛的户籍限制对人口流动的限制,这个时候,你想入川,没门。二是四川逐渐成为兵家必争之地,人口锐减,老百姓饱受战乱时的颠沛流离之苦,人们避之不及,怎么会入川主动体验刀兵之祸?

自宋朝以后,各朝统治者对人口实施最严格的控制,尤其以明清为甚。明清统治者严禁农人弃耕从商,令民专守田业,力图建立一个以小农为本的宁静秩序。明政府按职业对户口分类,划分为农户、军户、匠户等籍,最糟糕的是,严令各色户籍世袭职业,不容更改。

明清户籍制度,将农民的活动范围,控制在户籍所在地一里之间。“朝出暮入,作息之道互知”,商人外出经商,需要官府颁发的“路引”(介绍信),否则按游民处置。商人户籍所在地的邻里被要求务必知道外出经商之人的归期,若两载不归,

要向官方报告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,你说你想入川?家门都出不了。

可以说,严格控制人口流动,是扼杀两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的罪魁祸首。元明清几百年的渐进控制,磨灭了社会的精神,让社会发展突然转向,从宋朝的开明清流退回到保守顽固状态,是造成近现代中国文化衰落的主因。

四川历史上,受战乱影响,曾有两次著名的“湖广填四川”。一次发生在元末明初,另外一次发生在明末清初。

南宋后期,四川成为抗蒙主战场,长达近半个世纪战争,令四川人口锐减,也消耗了四川大量社会财富。元初至1290年,四川在籍数只有61万人,不及1223年660万的十分之一。四川盆地大量土地荒芜,随州人明玉珍率20万湖北人进入四川,据蜀称王,并吸引大量麻城土著入川。后明氏政权为朱元璋灭后,朱元璋从两湖和广东大量移民入川开荒。

至1381年,四川人口已上升到146万。

但好景不长,明末张献忠起义攻占成都,战争的厮杀,四川人口再度锐减,至1661年全省在籍人丁仅存1.6万余,按一丁五口计算,约合8万人。张献忠被灭后,1671年,清政府允许各省贫民入蜀屯垦,于是,湖广流民大量涌入四川。本次大规模移民,一直持续到1776年,历时105年之久。四川合计接纳移民达623万人,占四川人口的62%。

历经两次浩劫,四川土著几乎已消失殆尽。但两次湖广填四川,为四川和外界交流、融合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。各种饮食习惯、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、文化娱乐汇聚一地,必定碰撞出新的火花。

此时,传说中固若金汤的天府之国早已被多次攻破。四川已无险可守。虽然地理局限仍在,但形势已与两宋之前大不相同,据险固守待援已主要表现在地势对经济发展的束缚。由于饱经战乱,谁还有心情规劝“少不入川”?当然,就更别提“老不离蜀”了。幸存下来的人们早就逃难逃荒去了。这也是人之常情,君子尚

且不立于危墙之下,何况生死攸关大事。谁也不会甘愿就地等死。

两宋后,唯一能体现川人精气神的事件,当属清末1911年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。1911年,清政府财政空虚,向列强借贷款,列强说可以但你得有担保物。担保物、抵押品的玩法,银行现在还玩着。清政府于是想将四川的川汉铁路公司收归国有,用川汉铁路做抵押借钱。保路运动轰轰烈烈地爆发了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从文斗逐渐失控,发展到流血死人的武斗。

最后,四川隐晦地提出了独立口号,危及清政府统治,清政府火速从武昌抽调部队入川镇压。结果,武昌的新军抓住机会,立马武昌起义。紧接着,起义浪潮席卷全国,清政府快速崩盘倒台,国民政府重组成功。

虽然,引发保路运动的事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,但保路运动仍然体现了川人爱国、渴望独立的精神。

[本版文章作者均为秦小华]